

程

12

戰國策韓卷第八

縉雲鮑彪

東陽吳師道

校註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
宜陽正曰鄭今河南之新鄭及成臯滎陽潁川
之崇高城陽鮑引漢地理志為言鄭亦韓地而
獨遺不取誤矣

康子補曰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補曰見秦策韓王曰成臯右溜之地也溜言甚無積潤補曰

溜言多山石水所溜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

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

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三用臣言則

韓必取鄭矣取鄭在王曰善諸稱王皆果取

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正曰當云景侯虔子元

年史列侯

韓傀相韓史作韓相俠累索隱引高誘云韓傀

非子傀作鹿藝文類聚引作韓係今按傀字呼乖

徒回姑回知鮪戶賄等反不一傀與俠累字音有

說又見後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

指政正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此猶以叱之於朝嚴

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至於是嚴遂懼誅亡去

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

軹之里名深井軹即河內軹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齊源縣南三十里政時游齊聶政

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

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一本子欲安用我乎

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奚敢有請

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一本具仲

子奉黃金百鎰誘云嚴遂字仲子今本無前為聶

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固謝史姚

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

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正曰說文甘

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辟猶屏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

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

丈人鹿麕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太半

史姚同韋昭云古者尊大嫗為夫人又或以反足下

之謹補曰一本交足下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

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為養

老母在前在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曰一本居

而養老母老母在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

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

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曰一本至淺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補

一本我雖不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補曰師古曰睚音厓

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補曰

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見嚴仲子白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仲子

所欲報仇者補曰一本仇者請得從事焉補曰一

五字姚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補曰一

同史有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

同史有同史有

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

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

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補曰一本韓與

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補曰索隱云策

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兵

也器也蓋以劍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補

也註東孟地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其

衆補曰一本無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補曰姚

字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哀侯按羗侯策及傳皆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者數十人無擊字姚

因自面皮去面之皮去其皮也扶眼屠腸本自屠出腸史姚同

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慕久

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政姊嫫補曰一本無嫫字

反史聞之曰吾弟至賢無吾字不可愛妾之軀

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之曰

勇哉氣矜之隆持矜自是共軼賁育軼車相高成荆

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補曰

姚姚本而高呂氏春秋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

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說見後聶政刺之兼中列哀侯

年不可移也補曰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者數十人無擊字姚

同史因自面皮去面之皮去其皮也扶眼屠腸本自屠出腸史姚同

以刀斲面而去其皮也扶眼屠腸本自屠出腸史姚同

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而周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

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夫

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

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

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列

目列烈通補目一本非獨政之聶政之所以名施

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姓同於後世者其如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劉斲

註疏菹菹之類菜肉通稱全以揚其名也此三年

物若勝為菹記文醢肉醬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彪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

其臨則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

獨以謂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耳

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編編猶細人耳

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賢

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補目

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

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

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弒

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

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時策曰策孟之會韓王及

相皆在焉聶政刺韓俠累兼中哀侯許異將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為君而

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為君而

立許異將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弒其子懿侯為君而

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五年韓嚴遂弒哀侯其

不顯其人

不顯其名夫

恐累及姊

列義列

言劉斲

此三年

書政殺

其親孝矣

不忍下筆

妄為人耳

主賢賢

哀哉

韓相

與韓相

之弒

哀侯

與韓相

之弒

哀侯

與韓相

之弒

哀侯

與韓相

之弒

刺客傳失在弊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獨為
得春秋書法綱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
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為孝乎非有夙昔之
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子
房以欲執仇之故厚已而使為不義得為知己乎
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姊娵之死不蓋兄弟之義策
述其言以為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
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向政知姊
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列女傳云娵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
情則曰不滅名猶未免世俗之失其名也

昭侯莊侯子元年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補曰
不害者荆人也故山鄭之賤臣
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

而可與魏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

請深惟而苦思之惟亦乃微謂趙卓韓晁曰子皆

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以可豈盡忠而

已矣二人各各進議於王以事補曰申子微視

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補曰此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昭侯不許也申

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

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

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

聽乎此如此補曰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直其人也

蘇秦為趙元作楚楚補曰字誤合從說韓王曰韓北

有鞏洛並屬河南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

即商山在商洛縣南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有宛

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南有陘山補曰見前地方千里

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下皆弩名倣真訓註谿子國名夷造時力距來

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

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蹶百發不暇止遠者

達曾近者掩心箭中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

脩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餘

邪猶云洛師榮陽有馮池正曰朔州北非韓地餘

見龍淵太阿吳越春秋禁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

作劔風胡見二人作劔二其莫邪則墨陽地名以地

名正曰脩務訓文云墨陽之莫邪則墨陽地名以地

伯史作合脾姚本合伯聘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

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

馮晉太東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

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

大阿劍名合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

時等未詳甲盾鞬鍪口金蓋鞬草履鞬兜鞬說文鍪鍪屬鍪大

鐵幕革扶音苳史並不註補曰韻書鞬鞬首鍪也

決射鞬也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平大

指以鈞弦圍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

此革即拾扶即決也亦通索隱即以爲一物蓋據說文

芎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綴也愚按敵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拔吸芎無不畢具故說者上文以甲字句謂其劍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蹙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補曰正義云雞口雖小乃

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

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以趙楚

補曰字誤

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年

趙肅侯十六年比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

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

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

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雞口牛從今按秦稱牛

誤也曰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

卒後爾鮑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從口雞中主從半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子十七年巳丑

宣王謂摎留

韓人補曰摎居尤反漢有摎氏通鑑

世監亦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事

見哀十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

河西儀留四年去而衍拒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

相儀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魏以事聽之邪正巨大

豈為魏惠後十二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

孫衍代相儀留衛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二人

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槩言

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

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

儀之力是時二人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

皆信用於秦云云

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韓子

驕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謂

此非天下之正議也碩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

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

以為法使所用而賢則一人而足不虞其專擅左

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有所附欲國

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

雖兩用仲以戰國策攻之仲實專政叔亦間用

而不得留之權寵也愚按鮑說有與胡氏合者

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

也公仲卒不勝公叔則公叔又重矣二人爭權摎

留之言遂驗是以帝王之要知人而後官人九經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牀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策不知此

何時按策有云樂毅公叔之昭獻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竟在先圍雍氏時其相韓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

軫必不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進

故因驩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

也韓進也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

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

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兵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

私府也言利移於下曰即所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長社濁澤

將申差解題云濁澤即備魚之戰韓氏急公仲明元作明

事記顯王三年魏公之景賈伐韓與謂韓王曰與

國不可恃與謂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之以一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倣猶將西講於

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

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賦為

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

之矣楚國必伐本代矣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

一本本救韓之德王也德王北以上姚一本韓必

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

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

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

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倣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一本復作謂韓

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音於秦

敝邑將以楚殉韓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一本

矣作也姚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

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

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

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

門後志穎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

許州長社縣西北韓世家大子倉入質於秦以

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

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

朋明補曰也記十六年有說謂二子皆億中之材

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

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正曰

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元作後字書無蹶字蹶

行貌西都賦要蹶追蹶字古穴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蹶於後蹶謂快地言馬走勢疾前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胃以會戰胃兜

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程裸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也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

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註亦誤也補曰

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楚雖欲

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

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衍為為

補曰一敝邑秦王必喜文惠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
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

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籓效宜陽彪謂橫人之辭

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

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補曰甘

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補曰此人嘗請秦伐

請效之也儀歸而約敗矣補曰此間者此豈以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曰此間者此豈以

為韓而走儀故次之韓歟之走張儀於秦諸之於秦曰儀之使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彊謂之曰公留儀之使者

留之者欲詐為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

儀使之致地儀致之楚故使使臣再拜謁彊偽為楚使白此秦

王秦王怒張儀走武元二年宜陽之役秦三年楊佗稟人補曰佗即達字說姚謂

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不然秦攻西周

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補曰宜依此

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

石祁趙地今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

見周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蘭六年蘭離石祁

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

地者以質許地也則樓緩必敗矣韓合故緩敗收韓

趙之地以臨魏補曰一本樓廡元作鼻鼻見魏策必

敗矣害韓者以魏韓趙補曰姚云為一魏必倍秦

倍音背甘茂必敗矣故茂敗補曰一本茂作戊後章

多同不復出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元作之楚

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其敗

補曰樓綏欲以趙合秦嘗勸趙割地事秦見趙策

外楚見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為魏合齊秦須秦必

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魏

隣也失魏之害重為公仲謂向壽曰補曰一本韓公仲據

於趙故獨言魏史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此章首及仲字禽困覆

車禽所獲獸困急猶能奔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

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曰史

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復好中封小今尹以

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補曰史

秦壽謂且賊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令秦楚非

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以所

貴人所以得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

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

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

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

...

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

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

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

今公言善韓以待楚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

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

遂反宜陽之民補曰取其地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言

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

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

求穎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公求

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補曰走秦也秦楚爭

強而公過楚以攻韓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

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

而甘茂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穎川則而誅齊魏

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而誅齊魏

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以為功是行以公孫郝

甘茂字衍之之無事也言其失權是行以正義云二子

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

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伐謂壽云云甘陽成竟言昭

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顛怨讒茂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下也

以補秦之強首之者兵首言以珉為疾矣所善公仲

受兵則珉病珉淮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首

垣魏地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梁郭疑於不合

而合魏姚同似義長以為成猶和平也而過南陽之道

欲以四國西首也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

皆曰行以以燕亡於燕此亡謂喪地魏亡於

秦孟西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此皆絕地形言其大

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所以不者再申不

及魏之說燕魏亡地於齊秦陳蔡亡國於楚則地

然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群臣皆周

以蔽其上大臣為諸倖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

位賤之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郝下

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事言公孫

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

從臣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政事也大臣

公孫郝之名始見于此大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

交通使之互相同察而已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

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而

不加貴言言不厚二國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

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

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

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周蔽上之說王也申羣臣比

大臣為諸侯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

陳軍陳以不攻故解王猶攻之也宜陽甘茂約楚

趙魏欲攻而攻敬魏初違其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

也難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

也檢校正曰按史戊戌攻宜陽請約於魏此言在末攻

宜陽楚趙而反其敬魏者楚趙當時蓋與魏不合戊約

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臣故願公仲之以國

元補曰國以補曰當待於王其待待而無自左右也

由也補曰秦王聽補曰勿用左右之說補曰謂公仲一

心聽補曰秦王不由左右補曰大事記引此策在韓襄二

年秦武元年解題云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晉

公也補曰秦用其愛習為人所謂從臣指愛習而待從

者補曰秦無是也愚謂公孫郝挾韓而議大臣必不得

與而爭於中故此士欲補曰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

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檢強明猜忌之見爾張儀

出走毀者固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與

為憂大臣卒為從臣所勝愛習真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於眾非必聽實也實謂故先

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

並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

茂歡齊兵以勸止魏補曰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

止魏之攻齊勸言茂欲補曰為魏趙皆公之讎也詳此

仲與齊者一本勸齊兵姚同補曰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

不善齊故讎公仲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

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郝補曰元作赫下同補曰姚本並作郝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秦無私

之故臣請為公謂秦王曰補曰請行願為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

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

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

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

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

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不疑

或求本亦字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

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衍齊齊疑行王言

救魏以勁之齊時先以伐魏故今秦王齊魏不能

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兵交元作史

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此欲言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

穀川以歸澗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

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韓秦此武王之願也臣

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勁齊最

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

不敢謁也茂羈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

有缺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補兩字復有此二字姚同錮之行

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

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朋之反也常

杖元作仗仗補曰仗倚也趙而畔楚杖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方

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

高蓋論語微生況論訓亦云補曰莊子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武遂猶動補曰年表襄王五年秦拔宜陽涉河城

云武遂韓邑也近平陽非秦都楚昭睢曰秦破韓

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

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

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

得武遂以限元作恨秦無元作毋

而德元作得得補曰當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秦

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補曰恐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義六佐一

此出陶潛聖賢群輔錄侯一作使博則舟覆矣今

公自以為辨於薛公於高後薛公田嬰而輕秦是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今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滅

立韓擾韓公子蓋立為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

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今我使鄭立韓

七

擾而廢公叔補曰一本今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色作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

公叔大怒史舍舍齊韓史與最同八見叔見公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

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曰最固不欲來使

本臣之強之也上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

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

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

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

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

閱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

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

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

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

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

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

立勢必衍不不疑善楚絕王曰唐客以楚吾

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

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今仕元作士

國策卷一

唐客於諸公蓋薦之於韓之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

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

得由此怨讒茂○此九年秦復取武遂已而秦王

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

上聊字作赫疑聊字誤為公仲謂秦王曰明元作明

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秦王大怒於甘

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滅故

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冷向謂鄭彊曰策高以爲秦臣詳此

信章爲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必不聽

公公不如令秦王照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

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公叔所不善

史作幾故言伐元作先楚也攻楚今已令楚

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

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

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

聞之必疑公叔爲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

故秦不疑全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

公仲爲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

或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

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魏

之上謂魏則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魏易於下謂

韓魏地易則害於楚公不知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

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

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

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

言恐空失地故夾與楚王何不試以襄子襄子秦

易謂曰三川見秦策子者正曰無考為管於韓令韓王知行之一本無姚同

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因以出

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

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元作高從

此書亦或作谷置不高補曰各與臯通臯陶作必

以兵臨魏魏欲立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也曰戰未

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魏起子有辭以毋戰楚

魏欲置谷也韓今於是字衍以以太子幾瑟與元作

扁補曰此昭陽揚補曰音同而訛梁王皆德公矣

陽得母戰梁得免兵補曰大事記韓世家襄王十

二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蠶爭為太子時蠶

韓立咎為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

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據

此則公叔挾秦楚以主蠶也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曰陽說秦

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熒馮者非上智也

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侍秦以

曰廣字未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

詳疑有誤而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主幾瑟

幾瑟咎嬰更稱之謂太子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

者此設為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國策中庶子強

謂太子云云然則幾瑟當立為太子不勝公子咎之

徒乃出奔也索隱曰咎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則

咎與幾瑟爭立愚謂此大事記所謂不可考者則

王澤布而害於韓矣不和故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之為鄭疆為楚王懷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

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

韓氏魏欲立咎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

敢索若戰而不勝元作走而不死今且以至歸

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

新序楚莊王准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

尚衣冠御即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衛鞅為公叔痤庶子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

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謂

庶子強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歟強或是鄭強謂

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急擊公叔太子曰

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

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虎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
有人勝故也
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
義也何義嗣之足稱乎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令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

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

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

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

患時在楚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

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得父兄指公仲也今

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

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必陰事

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伯嬰亦幾瑟也公

不如勿殺絕伯嬰恐必陰保於公皆幾瑟之仇幾

瑟在故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入幾瑟必不教輔

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伯

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眾必不能為亂矣

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嬰六

伯嬰云
云見前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楚王懷聽而

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

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害魏魏

氏不敢東不合齊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

上其與秦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韓挾

齊魏以盼楚恨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

貴於秦楚欲秦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圍雍氏

言新城君胡衍韓之出幾瑟於楚也出而教公仲謂魏王

曰襄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王元

公離楚之故以解於魏也公何不試奉公子不

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大何不

試奉公子谷此後並而為之請太子子韓因令人

謂楚王懷幾瑟聞魏曰韓立公子谷而棄幾瑟是

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

報讎於魏而德王矣德王之王謂楚王大

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谷以此章為證愚謂

勸仲試奉谷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

入幾瑟耳非果有奉谷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辛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

相謂昔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

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元作邑

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已然邑字自通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

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令其事秦必疾秦挾韓

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向作

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

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

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

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

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

秦立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

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危得立而

鯉者彪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有

相其皆何事耶補曰已若入秦而秦與楚復幾瑟

反為自棄也大事記云置不大臣外連敵

國相與為市國之不亡者幸也愚觀咎與幾瑟爭

立實大臣輔之爭而鮑謂置相何事獨弗考乎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補曰五日韓令使者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斬使秦謂秦

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

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辰揭者揭猶其齒寒願

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

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

補曰一本曰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

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

利焉補曰宣太后之言汙鄙甚矣以愛魏醜夫欲使為殉觀之則此言不以為恥可知秦母后

之惡有自來矣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鄣

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

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

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補曰一本

註云錢改作之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

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臣安敢來甘茂曰先

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曰公仲柄得秦師柄

持補曰史記方有得秦據故敢捍楚今雍取圍而

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

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

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

殺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補曰大事記魏王

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魏王三年秦惠王猶在

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甘茂出奔已數年

兩者皆不合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補曰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

乎其不平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

國史卷之六

曰正義云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言或出雍

州西南至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曉關俱繞楚

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近不合於

楚矣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

史為是蓋雍氏在陽翟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

涉且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

誤乎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

於南鄭矣楚不與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

之故謀昔者所謀秦補曰秦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

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

補曰一本固其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

與國也姚同其助魏實欲於是攻及氏楚攻魏氏勁威王怒楚與

魏大戰秦取西河之歸說亦見秦策今也其

將陽言救韓而陰公侍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

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公戰不勝

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

馬康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

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公仲恐曰

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

勁韓也徐註欲以為儀在之日而云非也臣補曰先

善已之謀後儀者不墮人之詐徐說見後臣補曰以

劉去以姚註云公不知亟以國合於秦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外猶後也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此言不恃

秦耳承上故言儀儀曰不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

墮儀之故智為外於儀儀曰徐廣云秦紀惠王後

上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

韓宣惠王卒秦助韓共敗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

景翠圍韓雍氏秦禱里疾師救韓敗楚解題具

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為一者誤又按正義云徐見

張儀尚存生此前後之見此是公孫昧却述張儀

儀又云所外者儀似非儀死後之辭然楚圍之

實以秦救公孫昧之言為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

鮑序次誤。又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

也黑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句丹陽夫丹陽

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座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

之役其雍氏之後歟大事記首書丹陽之戰也丹陽

楚力未蘇河殿於圍韓之餘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補曰

惟其母知其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害無夫字

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

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

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轉則二而非公

適兩束之約束猶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若韓隨

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則韓輕主卑矣

補曰一本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

於韓以完之全秦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為

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

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是韓

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

契左契待合而已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

為德於秦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

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下也此主

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

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

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齊

擇布錢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

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今無今字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

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

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

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

之計此之猶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

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名

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豐罇公行之

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倂以西周善於秦

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

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萬於

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

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九年 報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 補曰

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閔王會於韓立咎為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 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未定之有

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

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餽 補曰姚不立則曰來効

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為賊 補曰公叔公仲之權罷衰矣

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必先死鮑序次錯亂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 楚王比懷王為

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事在懷王十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此策文見孔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 為從長不能傷

秦兵罷而留於成皇魏順謂沛元作市 市叢子作

市大事 丘君太公世家 曰五國罷必攻沛市丘註

丘為貝曰貝丘屬清河 曰以償兵費君元作 若資

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市丘沛市丘君曰善

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

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

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市丘以償

兵費王今之勿攻沛市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 是役本六

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
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改五作四
遂以此策附註李兌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
合五國之衆一籌不畫遂巡而却乃欲攻一小邑
以償費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己之深淺始欲
上交宜乎秦以折箠答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尤為
切也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市丘不重王且反王
之言而攻沛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
卜交而沛市丘存謂曰留成臯而將攻市丘市丘
韓韓地不然則策當在楚不在

韓人攻宋

齊記閏三十八年書韓為秦王昭大怒曰

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

正義引括地志云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

愛何也蘇代元作秦當為韓說秦王曰

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

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

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秦

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

知而代說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韓固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

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出

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鞅鞅駕牛具西

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

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亦圖也

曰同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

字並作齊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

代謂齊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爭秦秦無功蘇

珉於齊又云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而

韓攻宋而云韓珉齊蓋韓珉為齊伐宋也首句不云

勸齊伐宋將以敝齊而為燕恐秦之敗其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謂有齒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

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

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

劉作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梁必怒於韓之

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

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

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

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

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

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

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

齊記

韓

蘇

珉

而

云

其

考

其

甚

矣

故

也

不

聽

也

故

也

不

齊記

韓

蘇

珉

而

云

其

考

其

甚

矣

故

也

不

聽

也

故

也

不

而東
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
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首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靡茂視之昭釐侯朝魏見魏策是魏
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免元作免免免悅通
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
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
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
今之秦強於始之秦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

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
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首慮過而計
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
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
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
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
遠而難待秦魏呼及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
自累而不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
忿全大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善按此文與策上
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善按此文與策上
不如其越之舟人順也今全錄以俟考者今秦有
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秦為事以
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
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
晉記斃於原註晉韓原後志在馬城而霸西州

猶言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

改下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令成功名於天下猶

便正曰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

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

諸侯不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

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

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

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

越而戶撫之撫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

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

御事者執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女為

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

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小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

姚及一章本自聶政陽堅政之副猶秦武刺相兼

君許異韓蹇列元作哀哀侯而殪之蹇侯

之伴死蹇蹇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哀侯為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

哀侯也補曰按哀侯既弒則無終身相之事以爲

外不明且從本今日補曰一本鄭君不可得而爲

也文讀之而已今日補曰雖終身相之

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言無前日之

相而曰不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

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

尊桓公也於合者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

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補此吾弗爲云者豈不

爲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韓氏之士數十萬皆

戴列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

無他也知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秦而以國

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

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補曰一本避然則

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爲帝強國之事

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強國之事成

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

也補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強國而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而欲歸足強韓爲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

輩貴言

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正曰時不可考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為秦所親

然而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韓補計之

非金無以也事秦以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

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美人怨韓賣之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

其疏秦乃始行於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

不如止淫用也淫侈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

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

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補曰見賢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元作運下同後志琅邪東筦運魏急則必以

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

戰勝攻鄭運而取之易矣楚則兵激又無齊戰不

勝則魏且內之於內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

韓已與魏矣與之講正曰公仲以為不然則盍觀

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齊楚恐恐韓因講於

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曰無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

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

也無為今君以所事謂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

以見惡於秦故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善之支秦故惡之而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衍珉字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

之韓侈在唐晉陽註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

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

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使者曰秦之

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

弗入補曰一本復有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

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

山中矣懼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

修而今不入是變也補令安伏秦人召韓侈而

仕之補曰公仲珉策屢各見此兩言公仲珉不可

別韓侈別是一人他文亦多難通宜缺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又元作大怒於周

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為秦善之珉欲使之秦

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

故文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

該皆非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

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何也成陽君

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頃襄善之今公因逐之

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

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

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兗州郡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

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難也楚攻齊而不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

其時不山陽君因使之楚可考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補

攻華陽事韓相國辰也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

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

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

之主使乎言公猶國也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

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

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

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補曰與前章張翠說同

韓氏遂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周使成恢為之謂

魏王安釐曰周必寬而反之反謂王何不

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有言得魏王曰諾

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

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

王失之也不反之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縹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補曰一本牟

謂韓王曰費縹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

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縹以三川與西周

戒也三川近西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

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使韓勿守韓王必為之

也其効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

欲登云云解其罪耳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

宣惠王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此時甚遠

然此策本不可定為何王之世鮑強附之

魏王釐安為九重之盟九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眾

同說且復天子之語正此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

見後按周紀復之文謂許梁以鼎事正義復一

音扶又反謂復王大事記按韓非子魏惠公

為曰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

云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

王以曰里為九里以彭喜為房喜以鄭君為韓王

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

天子也或者猶咎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盟不

知何年附載於慎觀王三年魏惠王薨之前按此

策當屬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

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魏安能與

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十三年己丑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教為謂建信君侯元作侯曰國形

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鄰故不可無

而從者韓也欲為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

也此為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

故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

秦之志常反諸國從則韓輕者國小不得韓而反輕

橫則韓重秦故則無從輕矣從者輕指趙言也秦

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
南二蔡魏急上三邑皆近魏
鄢陵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費

凡六十章

戰國策韓卷第八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程